

哲学史

40 莱布尼茨论恶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

好的，今天下午在总结我们对莱布尼茨的讨论时，首先要补充一些上次没来得及谈及的关于莱布尼茨自由问题的内容，然后，由于这是讨论自由问题的前提，我们将深入探讨恶的问题。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你们在文集中读到的是节选版）是整个思想史上探讨恶问题的经典之作。因此，我们将重点讨论这部分内容。

但显然，如果莱布尼茨作为一位基督教思想家，要探讨邪恶，尤其是道德上的邪恶，那么人们自然会期望他援引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论证。因此，人类自由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在17世纪的这一时期，像托马斯·霍布斯和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这样的人似乎并不认同对自由意志的现实主义观点。

如果我们区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在不同议题上的观点，那么它们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都持反现实主义立场。虽然我们自认为是在做出自由选择，但这种自由选择的体验仅仅是一种错觉。选择本身是由支配一切的因果过程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愿意的话，笛卡尔的非决定论是另一个极端。因为根据身心二元论——两个独立的实体——就无法证明心灵在其概念中与人有所区别，也无法证明心灵在其概念化、推理，或意志对其所知之物所作的断言或否定中具有必然性。根据笛卡尔的观点，人的意志似乎在某种因果真空中运作，处于一种完全非决定论的状态。这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心灵（意志是其功能之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独立运作，不受因果支配。尽管心灵与身体之间确实存在因果联系，例如与产生感觉反应、情绪感受等的物理刺激相关的联系。

但意志依然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莱布尼茨就如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究竟该何去何从？但请记住，他正在发展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

他的理论并非霍布斯式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并非笛卡尔式的非决定论体系，后者认为一切皆由动力因和质料因构成。记住，他正在发展一种目的论形而上学。他认为每个单子都具有内在本质，因此每个单子都预先具有实现自身的潜能。

从他的单子理论中，你就能明白他的意思：单子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其内在本质，这种本质仿佛是预先设定好的，使其按照既定的方式运作。乍一看，这似乎暗示着某种内在决定论，某种内在的自我决定。我的行为由我的个体本质决定，而所有本质都是个体的。

这取决于我的个人本性。但问题最终归结为：我的选择究竟是由我是谁，由我的本性决定的，还是由我是谁决定的？

如果真是如此，我是否可以改变我自己，我的本性？让我再说一遍。我的选择是否由我的本性，由我是谁决定？

或者说，我能否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我的本性，也就是我是谁？换句话说，即使我没有完全的选择自由，我是否也能影响我的本性？如果我们承认我的选择受到我自身本质的制约，那么我是否拥有任何改变我本质的能力？问题似乎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初，你会发现莱布尼茨的一些段落似乎否定了必然论。

选择是必然的这种观点，是因果必然性的问题。让我来指出其中的两个例子。

其中一篇收录在文集第223页，那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神义论的节略本。让我读一下他在第一栏大约三分之一处写的内容。他认为，因果关系决定事件，恰恰是道德的基石，而非道德的破坏者。

你一定听过那种老生常谈的反对意见：决定论会摧毁道德，因为它剥夺了个人责任。所以，他认为，事件的预定性非但不会摧毁道德，反而会促进道德的形成。因果关系会影响人的意志，但不会强迫人。

好的，圣徒（sanctor）是一种剩余的自由。它使意志倾向于某种方向，而不是强迫它。这就是为什么所讨论的决定并非必然性。

对于通晓一切的人来说，结果必然服从于倾向。然而，这种倾向的结果却蕴含着矛盾。意志也正是通过这种内在倾向，在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情况下被决定的。

假设一个人拥有世上最强烈的激情，比如极度的渴望。你会承认，如果仅仅是为了展现自己抵抗这种激情的能力，那么灵魂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去抗拒它。因此，尽管一个人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漠然或平衡状态。

存在着因果真空。你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你选择的一方可能总是占据优势。

它从不使所采取的决议成为绝对必要之举。现在他似乎是在说，即便有这种倾向，也总有某种相反选择的力量。即便抵制这种倾向的唯一理由只是为了展现你的男子气概。

你会看到的。人们仍然拥有反抗的力量。听起来他是在主张某种程度的自由。

第229页也有类似的内容。这是《形而上学论》第30节。第30节。

他在第一栏中间部分谈到，上帝在与普通人的行为合作时，只遵循他自己制定的法则。他在另一段经文中似乎也在说，上帝既然制定了法则，就拥有完全的预知能力。完全的预知能力。

因为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所以可以说这件事是预先注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必然的。理论上讲，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这就像是有充分理由，但不是必要理由一样，从而造成了这种区别。那么，让我们回到第229页的段落。他遵循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也就是说，他不断地保存并创造着我们的存在。记住，创造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光辉的显现，就是不断地赋予我们存在的力量。

自发地，存在着那种内在的决定论。或者说，存在于我们个体本质概念所蕴含的那种秩序中的自由。因此，思维过程和特定的思想顺序，正是我们自由做自己的体现。

如果这一切可以预见到永恒，因为上帝已经定下旨意，即人的意志总是会在某些特定方面追求表面上的善，这就是目的论；上帝完全不要求我们做出选择，而是通过最令人向往的事物来决定我们的选择。因此，上帝在创造我们时，似乎赋予了我们追求最令人向往之物的欲望，而我们也确实如此行事。当然，上帝也可以使某些事物看起来令人向往。

诸如此类。因为严格来说，我们的意志，与必然性相对立，处于一种漠然的状态，它能够采取其他行动，完全停止其行动。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因此，警惕表象的责任就落在了灵魂身上。没错，就是表象，那些看似美好实则不然的事物。

你看，这需要坚定的意志和深刻的反思。

反思。在某些情况下，除非经过深思熟虑，否则拒绝采取行动或做出决定。因此，他似乎是在说，除非我们通过反思和深思熟虑确保获得清晰的理解（这听起来很像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观点），否则我们就会被表象所迷惑。

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晰的思路会消除你对表象的困惑，你会发现那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表象。因此，你会渴望一些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去做的事情。

自由，意味着不受你对当下看似美好的事物的自然倾向的影响。因此，你认为美好的事物，也就是你自然而然倾向于追求的事物，当你的心灵获得足够的思

考和成熟的判断力时，它对你自然而然的美好看法可能会发生改变。现在，还有另一段经文，我认为我们需要将其与此进行比较。

回到《单子论》第208页，第30段。他刚才一直在说，正是理性使人类提升到认识自身的程度。

以及上帝。这样，凭借理性，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并认识到上帝是至善的。凭借理性。

现在来看第30段。通过对必要真理及其抽象概念的认识，我们才能进行反思。这正是他之前所说的，我们需要反思。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进行反思，是为了思考那个自称为“我”的存在，是为了观察到我们内在的这一或那。因此，当我们思考自身时，我们便会思考一个有形的存在，一个无形的存在，以及上帝本身。

认识到我们自身有限之处，在他身上却无限广阔。因此，反思使我们领悟到远胜于我们、值得我们追求的事物。所以，一切自然倾向都与清晰的思维和理性的支配紧密相连。

现在，正是这些段落让人觉得他是在论证意志自由。但是，当我们翻到第233页时，问题就出现了。233.

这出自一部篇幅较短、标题为《第一真理》的作品节选。《第一真理》和《必要真理》。好的。

在第232页的最底部，你会看到一段斜体的段落开头。这完美地诠释了一个人的本质。好了，这就是精髓，这就是本质。

包括其所有谓词，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关于一个人的所有信息都包含在该人的本质之中。将来谓词。

也就是说，行为源于个人，选择源于个人。所有这些关于个人的特质，一旦被清晰地理解，都包含在个人的本性之中。

现在，鉴于此，在第233页第一列的顶部，因此，在彼得或犹大的完美概念中。好的，彼得或犹大。仅仅被视为从创造他的神圣旨意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可能的对象。

在这个概念中，蕴含着上帝所预见、所预知的一切，包括所有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既有必然的，也有自由的。因此，显而易见，上帝从无限可能的个体中挑选出他认为最适合实现其至高无上且隐秘的智慧目标的人。所以，除了彼

得（他会否认上帝）和犹大（他会出卖上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可以被创造出来。

好的。其他可能的世界。这并非唯一的可能世界。

还有其他可能的世界，在那些世界里，既没有彼得，也没有犹大。好吧。这样看来，更符合上帝的智慧。

他并非命令彼得犯罪，也并非命令犹大下地狱，而是命令彼得——他必定犯罪，但并非必然犯罪，而是出于自愿——而非其他可能的人，让他们出现；同时，他也命令犹大——他必将下地狱——出现。你看，这命令关乎存在，或者说，关乎一个可能的概念如何成为现实。

诚然，彼得未来的得救包含在彼得这个永恒可能的概念之中，但这并不排除神圣恩典的介入。彼得既然否认了上帝，又怎能得救呢？哦，正是凭借神圣恩典，上帝本身对彼得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他否认上帝的情况。你看。

所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在那时的作为，彼得是可以得救的。因此，神圣恩典的帮助也包含在可能性之中，也就是说，它包含在彼得的整个认知中，包括他所有的行为和选择。所以，他在那段经文中似乎在说，是的，仍然存在自由，而非必然，但这自由是因着神的作为而来的。

一种寻求救赎的自由。或者说，一种改变自身本性的自由。就此而言。

嗯，这确实存在歧义。他是选择将自由理解为非决定论吗？还是选择将自由理解为某种相容论？他似乎确实在说，自由与预先设定的本性相容。一种预先设定的本性。

命中注定。这与自然规律相符。他的意思是，我们的本性或许可以被改变，但这本身也是自然规律预定的一部分。

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经过反思，明白何为善时，我们便可以自由地改变欲望的方向，改变我们的本性。他对上帝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爱他而不是否认他。他因上帝的背叛而感到困惑。

那么，你打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唯一缺失的一块拼图是关于偶然真理和必然真理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当他谈论认识论时，他区分了这两者。偶然真理取决于某些事情的发生。

从逻辑上讲，它们并非必须如此。现在，有一段话（我们选集中没有收录）他谈到了上帝自身的知识，似乎在说上帝自身的知识就是所有必然的真理。

你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彼得的命运取决于某些事情的发生。取决于上帝的恩典是否临到彼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但从上帝先见之明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的偶然性，实际上是整体完美所必需的。祂的选择是基于整体的完美。因此，似乎与整个等级制度的本质及其紧凑性相关的完美原则，要求彼得和犹大的存在。

你看，彼得否认了，犹大出卖了。那么，这种相容论最终会演变成决定论吗？这就是问题所在。

比如比尔·哈斯克，他是一位非决定论者，他写过一本形而上学小册子，你们有些人可能在“多样性”系列丛书中读到过。他是一位坚定的非决定论者。我本科时教过他一门神学课。他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公开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阿民念主义者。

他神学上是一位坚定的非决定论者，如今哲学上也是一位坚定的非决定论者。他会说，没错，所有的相容论最终都会滑向决定论。它不过是决定论的伪装。

仅此而已。好吧，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思考。它究竟是不是决定论者？我倾向于认为莱布尼茨并非有意成为决定论者。

但他并不想要笛卡尔式的、真空状态下的自由意志。他太信奉加尔文主义了，接受不了那种观点。但他又不够虔诚，无法成为必然论者。

不够加尔文主义？我觉得加尔文也不是必然论者。好吧，就这样吧。好了，关于自由决定论就说这么多。

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我很好奇莱布尼茨的观点与帕赫贝尔的观点有多接近。嗯，我不这么认为，至少我从未觉得莱布尼茨走的是这条路。在我看来，这条路是在中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后来又被重新拾起。

我不知道书中是否有人探讨过中间知识，是否借鉴了莱布尼茨的理论，我不清楚。他们谈到这种知识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这听起来有点像20世纪的思想，比如怀特海的。

是啊，是啊。怀特海受此影响吗？你知道，我倾向于说，等我们读了怀特海的作品再说。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相似之处。

我认为怀特海的思想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莱布尼茨。他受黑格尔和布拉德利等19世纪唯心主义者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怀特海曾与伯特兰·罗素长期共事。

罗素最早出版的著作之一是关于怀特海的。哦，不对，应该是关于莱布尼茨的。所以，很难说。

怀特海认为现实的终极构成要素与莱布尼茨的单子颇为相似。而且这种相似性或许相当引人注目。不过，我并不认为怀特海的著作中有任何地方表达过他对莱布尼茨的借鉴。

但话虽如此，我还是想查阅一下他主要著作中的一个章节。他可能在回顾某些历史问题时提到过这一点。但其中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大卫？嗯，我想，就从这里开始吧。我不记得我何时听过或读到过哈斯克批评莱布尼茨。实际上，他所说的，以及他那本小小的形而上学著作中所说的，都是如此。

这是否是一种相容论，认为人的自由选择是由其自身本性造成的？那么，究竟是哪种本性本身又是由其造成的呢？即便我们的反应会起到一定的反馈作用，而这些反应又是由我们本性的改变所引起的。

任何认为自由是由我们自身本性造成的相容论，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决定论。它只不过是内在因果关系而非外在因果关系的问题而已。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我看来，莱布尼茨试图做的不仅是维护某种意义上的人类自由，而且也是维护上帝的行动自由。

注意莱布尼茨的观点与自然神论中对上帝的描述截然不同。在自然神论中，上帝创造了一个人，仅此而已。

莱布尼茨的上帝是不断赋予存在之神，是凭借其恩典吸引个体选择祂的神。因此，从神学角度来看，他比自然神论的描述要充分得多。

在我看来，笛卡尔呈现给我们的似乎是一种自然神论式的自由意志观。当然，他是前自然神论者，我认为这并非他的本意。但这种观点似乎是：上帝赋予了你自由意志，现在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你知道，没有哪个加尔文主义者会对此感到高兴。而且我认为，一个合格的阿民念主义者也不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不，因为上帝仍然积极地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息息相关。

所以莱布尼茨不认同笛卡尔的非决定论。这一点很清楚。是的。

是的，请注意，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由于身心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身体（作为复合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身心之间、精神与身体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由此可见，心灵，即意志，因此不受物理因果关系的约束。你看，所以不存在任何可以决定一切的外在原因。

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内在的事物。而问题在于，我能否改变我的本性。你看，上帝可以，这得益于他持续不断的创造过程以及那特殊而迷人的恩典。

没错，如果我能清晰地思考什么是善，我的确可以改变自己的本性。但这种清晰的思考是预先注定的吗？这就是模棱两可之处。所以，哈斯克的观点是，如果非决定论——不，应该说是必然论——是错误的，如果相容论最终会沦为某种必然论，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

我想至少应该验证一下莱布尼茨是否提供了第四种选择。你知道，每当你遇到一个析取论证，A、B 或 C，有人说 A 是错的，B 也是错的，所以是 C，嗯，这只是暂时的，直到某个自作聪明的人提出 D。你看，我认为莱布尼茨可能已经提出了D。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手头的材料，我之前分发的关于恶的问题的提纲。每个人都拿到一份了吗？还是有人漏发了？你拿到了吗？每个人都拿到了吗？请把一份传到最后。

好的，我在这里所做的，是将一系列内容整合起来，以便将对恶的问题的处理置于一个更大的系统性背景中。好的，首先从单子论的材料开始。充足理由律意味着在偶然事件序列之外存在一个最终原因。

目的论论证。最终原因是必然且完美的存在，完全至善，完全可取。而自然界则存在缺陷。

不完美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苹果会腐烂，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循环利用的。这就是自然界的不完美。

另一方面，他谈论的是永恒真理，是自然界万物的概念。在上帝的意念中，万物早已预先存在。他使用了“原型”一词，这是奥古斯丁的传统。

上帝的本质在于存在。这其中蕴含着你所熟悉的本体论论证。但自然，作为万物之源，由闪电创造而来，因此自然本身是和谐的，并非仅仅在最初一次性地达到和谐，然后就变得混乱不堪。

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神论的观点。但自然界不断地通过上帝的干预和持续的活动而保持和谐。而且，上帝也多次使用“干预”和“调整”这两个词。

所以，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上帝还构想了其他世界，没有犹大或佩达的世界。

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且这似乎是一个先验真理。他并非从经验上论证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是基于先验观点。

诚然，他在这里构建的是关于存在等级的概念。而现在，正是这种认为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的观念，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中受到了讽刺性的抨击。你熟悉这部作品吗？伏尔泰的《老实人》。

他设想一个人周游世界，目睹世间种种可怕的事情。在里斯本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中，他遇到了——是谁来着？——庞格罗斯教授，意思是只会夸夸其谈。你可以想象这代表的是谁。

潘格罗斯教授一边穿过废墟一边喃喃自语：“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这是对人生的讽刺批判。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在那段经文中，尤其是在第53至55节以及第86节，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提到，之所以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是因为上帝全知、全能、全善。这一点反复出现：上帝全知、全能、全善。

现在，如果你把这三个命题视为命题一、二、三，再加上第四个命题，你就得到了关于邪恶的经典逻辑问题表述。因为有人声称命题四在逻辑上与前三个命题不相容。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他就会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他拥有全能，他就能做到。如果他完全善良，他就会想这么做。邪恶存在，所以其他前提中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

通常的修改是，根据阿奎那关于“更大利益”的论证（莱布尼茨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为了更大的利益，恶是被允许的。因此，通常的回应是修改第四点，使其变为：存在无目的的恶。恶并不能服务于更大的利益。

无目的的邪恶确实存在。而莱布尼茨恰恰是在断言，不存在无目的的邪恶，因为所谓“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并非公元170年里斯本大地震的横截面。它并非在吹响历史的哨声，宣称：“啊，瞧，这就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不。但这是一个整体过程，它在上帝的恩典和自然的创造性作用下，在自然界中得以实现，也就是上帝在自然界中发挥作用。因此，自然与恩典的结合，构成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所以，你必须说，莱布尼茨在处理恶的问题时，并非采用静态的自然观，而是采用动态的自然观，运用末世论来探讨恶的问题。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你注意到单子论陈述中的下一行提到了上帝之城。那就是目的论。

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然与恩典的整个过程最终会汇聚成人间的上帝之城。这就是奥古斯丁的观点。不过，不要以为这在17世纪是异端邪说。

记住，弗朗西斯·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他基于造物主的使命，希望运用科学知识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因此他反复提及上帝的国度。他的科学乌托邦就是他对上帝国度的愿景。你看，托马斯·霍布斯也是如此。

他在《利维坦》中谈论的是一个通过世俗法律来执行上帝律法的公民社会，他将其视为上帝在人间的国度。因此，上帝在人间的国度这一概念在17世纪非常普遍。历史上，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进步的思想正是由此产生的，进步的思想也是启蒙运动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之一。

对历史进程的乐观态度，认为历史会朝着某种理想社会、某种人间天国的方向发展。进步的必然性，有时就此显露出来，并激发了人们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哲学的兴趣。因此，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过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文体，即优美的、引人入胜的文字。

后来，人们更关注时间、历史进程，由此产生了历史进步的概念。这种概念在19世纪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蓬勃发展，我们将在第二学期深入探讨。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关于上帝之城的构想，即作为终极目标，自然与恩典共同作用的最终目的。

那么，你对罪与罚有一些看法，这部分是事物固有的本质，在自然规律中，即使是罪也有其自身的惩罚。这是整个预先安排的一部分。好的，现在这就是整体框架了。

那么，在神义论中，你看到了什么呢？嗯，神义论的第一部分（我们在简编本中已对各部分进行了编号），第一部分探讨的是“大善”论证。恶仅仅是这个更大的、包容性的目的论的一部分。它，如同存在于整个存在层级中的其他一切事物和事物的属性一样，都有助于整体的完善。

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你必须说，从长远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大善论证”。在莱布尼茨的理论中，这明确地演变成为一个包含上帝恩典以及上帝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做一切的“大善论证”。

第二部分得出的显而易见的推论是，邪恶因此是有限的。邪恶是有限的。它只有在有目的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因此，它仅限于服务于该目的的范围。

善是无限的。没错，恶是对善的匮乏，我们稍后会看到。接下来，他转而论证自由意志，强调意志的内在倾向及其抵制激情的能力。

这就是我读给你们听的那段经文，我读的第一段。所以，第四部分，由此可见，人类自由的许可，或者说允许人类行使自由，以及邪恶的发生，这两者都被允许，是预先设定的创造之中，为了更大的福祉。第五部分，邪恶，是的，它是对善的剥夺，但这种剥夺是有限的、有目的的。

第六章和第七章，回到神的本性。神是良善的。第八章第八节，回到神的能力。

上帝在创造中不受任何限制，他自由创造，因为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道德的必然性之间存在区别，而上帝也正是这样做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本可以创造许多与我们所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他为何创造了这个世界？嗯，从道德角度来说，他必须创造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因此，上帝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必然性，而非形而上学必然性。在我看来，莱布尼茨的困惑在于，上帝的道德必然性是否真的会因为上帝的本性而转化为形而上学必然性。

上帝除了做道德上最好的事之外，还能做别的事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上帝拥有对永恒真理的完美认知，那么他就拥有对万物的完美预知。他通过自然界的时间进程来行事，使万物最终都能实现其应有的形态。

那么，你明白了吗？一些当代作家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一种修正，即否认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假设存在其他可能世界，那么会不会也存在其他与这个世界同样美好的世界呢？现在，你明白这样说的的好处了吧。上帝仍然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但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其他世界，甚至在道德上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其他世界。

因此，出于对上帝自由的关切，有些人主张存在其他同样美好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是啊。如果有人这么说呢？你会怎么回应？嗯，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你看，莱布尼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不是吗？因为你用了过去式“创造”。莱布尼茨想用现在时来谈论上帝的创造。所以，关键在于，在他看来，创造是上帝与自然之间持续不断的关系。

嗯，他理解得非常字面化。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上帝继续赋予万物生命，这一点和以前完全一样。上帝维持着万物的存在，并继续赋予那些他预先设定了本性的生物以生命，即使这些生物的本性因堕落而有所改变，你看。

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上帝维系着人类的存在，即便他们身处罪恶之中。是的。你明白吗？所以，他能够将圣经正统教义的全部内涵都包含在内。

你必须把事物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虑进去，才能理解圣经的图景。而他已经做到了。你知道，如果你说改革宗新教思想的经典框架是基于创造、堕落和救赎这三个方面。

嗯，这不正是莱布尼茨在谈论的吗？创造、堕落、救赎。明白了吗？所以，他是用这个神学框架来处理邪恶的问题，但他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支持这个神学框架的形而上学体系。如果你愿意的话，莱布尼茨试图做的，是发展出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本质上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就像中世纪的一些哲学体系那样。

但这种做法足以应对他所处的时代。既然今天是课程的最后一天，我很想说，你们也照样去做吧。换句话说，只要努力在思想上彻底践行基督教精神就好。

好的，我们有五分钟时间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反馈。他应该是新教徒吗？嗯，嗯，我想应该是新教徒。不，我不会说得更具体，但肯定是新教徒。

教会非常活跃。你对温水的评论。它有什么作用？那又有什么作用？哦，如果这并非唯一可能的最佳世界，那就意味着上帝本可以创造其他世界。

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这样做。他为什么选择不这样做呢？当然不是因为他受到道德约束，只能选择这一个。他本来可以选择其他的。

他不受形而上学的限制。他本可以选择其他人。所以上帝自由地选择了这个人。

许多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所强调的观点成为可能：上帝热爱创造，并且深爱着他的创造物。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爱的体现。是的。

是的。不，并非说上帝局限于自身。而是说，上帝凭借他的智慧、能力和良善，看到允许自由意志的人作恶，或者允许自然衰败的过程发生，你看，通过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可以使它们为更大的福祉做出贡献，远胜于禁止它们发生。

正如我们所说，拥有自由的人们总比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要好。这就是其中的含义。好的。

注意，他说的很多内容都与基督教传统中关于邪恶问题的论述不谋而合。这是传统的一部分。好的。

请下周把所有东西都带走。